



詩語背後

香港地名拾趣

地名作為一種文化符號，既反映地域特徵，也體現地域精神，可以說是一個地方的名片。對那些歷經風雨滄桑的城市，探究其地名的來龍去脈，或是解讀城市性格的密碼。

香港是一個典型的山水城市，大大小小地名，也依從一般的命名方式。有的地名指向「山」，如太平山、獅子山、麥理浩徑；有的地名指向「水」，如深水灣、淺水灣、海洋公園；有的地名指向「城市」，如西營盤、油麻地、皇后大道；有的地名指向「區域」，如新界、北區、南區等。

但是，香港畢竟不是一個普通的山水城市，中西交匯、華洋雜處、新舊共存是它的特質。南國香江，究竟是中華文明的邊島，還是大陸文明匯融海洋文明的中心，不同人有不同的感受。一個多世紀以來，香港在中國人眼裏，始終是一幅西洋景；在西方人眼裏，卻是一個放大的唐人街。

這一特質，反映在地名上，就不是一般的命名方式傳遞出來的表面信息那麼簡單了。香港地名的多樣性、生動性及其承載的歷史文化內涵，是古今中外任何城市都難以比擬的。

香港地名的來歷，大致有四種情況。最常見的是以英國皇室或達官名人的姓氏名號來命名。如聖尼地城、麥理浩徑、彌敦道、維多利亞公園等。這類地名，在港島、九龍尤其多，新界少一些，反映了英國人對香港各地殖民程度的差異。

說起來，港島中環半山扶手电梯旁有一處地方的命名，頗為有趣。那是一條長約60米的步行通道，叫列拿士地台，譯自英文Rednaxela Terrace。據說，當年本打算以Alexander命名，但華人官員習慣由右至左書寫，把Alexander寫作Rednaxela。結果，亞歷山大便成了列拿士。

這類單純以人名命名的地名，是不會反

映當地獨特的風土人情的，也談不上什麼文化內涵，它不過是港英殖民統治的某種象徵。所以，無論亞歷山大或者列拿士，對當地人來說，都只是一個音譯代號而已。

第二種情況也與殖民統治有關，但不是直接採用名人姓名，而是按中文習慣命名，表達一定含義。諸如新界、西營盤、炮台山，以及西環、上環、中環等，這些地名的背後，反映着香港殖民開發的某段歷史。

在這類地名中，也有一則軼事。1841年開始修築的Queen's Road，作為香港開埠建設的維多利亞城主幹道，本來應該叫女皇大道，卻被譯作皇后大道。這個意味深長的誤譯，可能緣於當年的華人師爺，他不知道（或故意不知道）Queen既可以是皇后，也可以是女皇。港英當局曾於1890年發文予以澄清，但錯譯的中文名稱還是將錯就錯沿用至今。

第三種情況，則是完全的本地地名，如九龍、長洲、屯門、銅鑼灣等。此類地名大都是香港開埠前的老地名，英國人尊重當時的現狀，沒有重新命名。這些地名中有的鄉土味極濃，像白泥村、春坎角、黃泥涌、大尾篤之類，無不反映了當時當地的地理環境或民風民俗。

不過，這類地名中有些地方雖然採用了老名字，指稱範圍卻發生了變化。比如香港，原本指的是香港仔附近的石排灣一帶，因轉口香木製品聞名而俗稱香港。1841年，一批英軍於此地登陸，問當地居民這裏叫什麼名字，居民回答「香港」。於是，整個島嶼被稱為香港，此地則被稱為香港仔。香港日治時期，香港仔曾被改名為「元香港」，意為「香港的起源」。

第四種情況比較特殊，姑且稱之為雙地名，即同一個地點有兩個地名，一個中文名，一個英文名。雙地名不同於雙語地



●香港仔的英文名稱「Aberdeen」與中文互不相干，反映了兩種文化的旗鼓相當。

香港由於官方語言是兩文三語，幾乎所有地名都是雙語互譯的。有的音譯，有的意譯，有的音意合譯；或者中譯英，或者英譯中，或者乾脆用漢字注音。諸如維多利亞港與Victoria Harbour，新界與New Territories，凌霄閣與Peak Tower，薄扶林與Pok Fu Lam，這類地名說到底還是同一個名字，語種不同，但發音相似，或意思相同。

雙地名卻不然，指稱同一地點的兩個地名互不相干，音不同，意也不同。比如，香港仔與Aberdeen，赤柱與Stanley，太平山與Victoria Peak，淺水灣與Repulse Bay，等等。這種情況的出現，反映了兩種語言文化的旗鼓相當：某個地點已經有了廣泛使用的本地地名，殖民者為了顯示自己的存在，又給它取一個新地名，當地人卻不買賬。於是，兩個名字並用，英文場合用新取的英文名，中文場合仍用原來的中文名。

世事滄桑，地名載之。驚然發現，在森林總總的地名裏，藏着一個悠遠而鮮活的香港。都說香港是一本很難讀的書。或許，對地名及其背後故事的探究，可以成為外人閱讀香港的指南，本地人重讀香港的入口。

江鄰

字裏行間

黃仲鳴

與慶宮歡樂的日子

一個字有一個字的故事。一個詞有一個詞的故事。一首唐詩都有一個故事，甚或多個故事，例如杜甫的《飲中八仙歌》，便說了八個人的故事，賀知章、汝陽王李璣、李適之、崔宗之、蘇晉、李白、張旭和焦遂。

李白大名鼎鼎，和杜甫又是知音，詩中只佔四句：「李白一斗詩百篇，長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來不上船，自稱臣是酒中仙。」故事是這樣的，唐玄宗和楊貴妃在興慶宮的龍池賞花，那時是天寶初年的一個春天，著名樂師李龜年率領一眾樂工在奏樂唱歌助興。舊曲難引起玄宗和貴妃的雅興。玄宗遂命李龜年急召李白到場撰寫新詞。李龜年跑到翰林院尋找不遇，據說一早出去喝酒了。李龜年在市上酒樓卒之尋獲李大學士，可是此人已酩酊大醉，喚之不醒，唯有命人抬着下樓，用馬馱至興慶宮。幾經醒酒，李太白才揮筆寫下著名的清平調三首。龍心大吾，貴妃笑靨如花。

當然，這個故事的細節沒有細描，要看

就要看一部書：《唐詩故事》第一冊（北京：地質出版社，1981年3月）。

這部《唐詩故事》共有四冊，故事連篇，好看。編著者栗斯，以唐代歷史、名勝古蹟、逸聞趣事和風俗掌故等，印證唐詩，尋出故事，甚有可讀性。上述李白的故事，不僅說了《清平調》，還錄了杜甫的《飲中八仙歌》、白居易的《久不見韓侍御，戲題四韻寄之》、李頎的《贈張旭》，首首有故事。而很多人可能忽略的一個地點是：興慶宮。故事的背景多在興慶宮。這宮是唐玄宗當親王時的王府，後來改建成宮，成了玄宗的居所和處理政事的地方；甚至是玄宗和貴妃宴會、歌舞、唱和、遊玩的場所。張說有《踏歌詞》：「花萼樓前雨露新，長安城裏太平人。龍街火樹千燈燦，雞踏蓮花萬歲春。」

花萼樓位於興慶宮西南角西側。安史之亂後，貴妃已杳，玄宗重登樓，樂隊唱起了李嶠的《汾陰行》，唱到最後四句：「山川滿目淚沾衣，富貴榮華能幾時？不見只今汾水上，惟有年年秋燕飛。」

玄宗適逢大變故，年屆七旬，聽了歌聲，不禁滄然淚下。未待歌聲竭，轉身離開了。玄宗之後，興慶宮漸荒涼，杜牧經過，看見動政樓宮門深鎖，蒼苔滿地，遂占一首：「千秋佳節空在在，承露絲囊世已無。唯有紫苔偏得意，年年因雨上金鋪。」

興慶宮詩篇甚多，故事亦多。以前喜讀杜甫的《觀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》，原來表演場地就是在興慶宮。晚唐時，司空圖寫了一首七絕，諷刺玄宗荒廢國政不修武備，致釀成安史之亂：「樓下公孫昔擅場，空教女子穿軍裝。潼關一敗胡兒喜，簇馬驪山看御湯。」

多少故事都發生在興慶宮，多少詩句都是孕育在興慶宮，可是「富貴榮華能幾時」？多少風流韻事，都隨時光之流而去了。



●唐詩可誦，故事可讀。 作者提供

粵語講呢啲

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悼李小龍：撚雀，役物而不役於物，無招勝有招

成日撚雀雀出嚟「撚」，真係差都差你「撚死」喇！

叫得「撚雀」，就係去到邊帶到撚雀去邊撚喇！

成日「撚」住雀雀仲有咩作為呀？叫撚雀係撚雀「撚」返轉頭？要「撚物而不役於物」至得呢！唉，要功夫夫應該係：「人去要功夫而唔係撚功夫發。」又get到啲呀！

我查大俠認為劍術至高境界係「無劍勝有劍」。

我查大俠認為刀客同劍客至高境界係：「刀上無招，心中有招」；「手中無劍，心中有劍」。

今日考試，空手掉棒，書都唔使帶返邊邊下呢？

阿Sir，你撚雀係「撚」無雀勝有雀」呢個道理喇！溫習至高境界係「手中無書，心中有書」喇！

拍咗拖都成三年，你從來有正西同我講過「我愛你」呢？講咗唔表示，有誰就肯定呀！

我查大俠認為武術至高境界，亦即係「截拳道」呢精神係：「無招勝有招」；「武上無招，心中有招」，我自己領悟，有偷人偷呢！

《粵語講呢啲》

悼李小龍：撚雀，役物而不役於物，無招勝有招

【駕馭外物，而不為外物所驅使】君子役物，小人役於物（荀子）【比喻要做物的主人，而不是做物的奴隸】據說一代詠春宗師葉問曾說：是人去使用功夫，切勿倒過來被功夫奴役。

此話正與「役物而不役於物」的涵義吻合——能利用各種形式而又不被形式所束縛。李小龍對此話心領神會，所以他曾這樣說：

When one has reached maturity in the art, one will have a formless form. When one has no form, one can be all forms; when one has no style, he can fit in with any style. (當一個人在武技上已達成熟階段，他所使出的會是一種「無形之形」。只有當一個人沒有了形式，他才能是各種形式；只有當一個人沒有了風格，他才能適應任何風格。)

金庸、古龍是兩位新派武俠小說家。金庸在其作品中點出，「劍術」的至高境界是：無劍勝有劍

筆者認為當中的「劍」可通過兩個不同層面去理解：其一、「無劍」就是「手中無劍」；可由於「劍術」已臻化境，無疑可靈活運用，猶如「心中有劍」，因而隨手都是劍，正如他說：

不滯於物，草木竹石均可為劍這除了不造成依賴外，還比「有劍」有更大的發揮空間。其二、「劍」指劍意，乃用劍的意念；無意念則促成了更多意念。這樣的一種武學理念也可從古龍的作品中找到其蹤影：

手中無環，心中有環；手中無劍，心中有劍刀上無招，心中有招

上世紀七八十年代，不少金庸和古龍的作品被改編成電視劇和電影，從而衍生了如下般「好使好用」的句式：無七勝有七；手中無七，心中有七最精彩的莫過如：無書勝有書；手中無書，心中有書無愛勝有愛；口中無愛，心中有愛

話說回來，如果你看出孟子的「盡信書不如無書」（不拘泥書中所載）與「無書勝有書」同出一轍，你就不會以為上述話語只是搞笑之作。武術中的「形式」、「風格」可看成「招式」，簡作「招」。據上述兩者的武學理念，「截拳道」中的「無形之形」便帶有如下意味：無招勝有招；武上無招，心中有招

筆者曾在此欄提及家母「打仔」時的理念：擲起手就打

即隨手都是「打仔神器」，完美達至「打仔」的至高境界。到了今天，筆者才驚覺當年母親莫非從「無劍勝有劍」得到了啟發？

生活點滴

王國梁

臘月是一首抒情詩

汪曾祺說：「民俗，是一首民族的集體抒情詩。」我們中國有很多傳統節日，每到節日，各種民俗就把日子渲染得多姿多彩。每個人都成為了這首集體抒情詩的創作者，大家一起創造繽紛的生活，祈願美好的未來，整個世界洋溢着節日的濃情。

整整一個臘月，都可以算是春節的序曲，人們會提前準備過節。嚮往美好和幸福的人們，把臘月的每一天當作節日來過，營造出喜慶和歡樂的氣氛。

在我的家鄉，臘月這首抒情詩，一般是以村裏高蹺隊的排練開篇。每年大年初一，各村都要進行高蹺表演，演員都是村民。演員們湊到一起不容易，張家的大叔、王家的大嬸、趙家的大嫂，搖身一變，從田頭農民化身臨時演員。別小看這些演員，他們的敬業精神堪比專業演員。「台上一分鐘，台下十年功」，不好好準備一番，到年初一表演時會出醜的。臘月裏，這些演員每天都要排練一番。他們不怕辛苦，把踩高蹺當成一項了不起的任務來完成，大家湊

來鴻

魏以進

沒有一種草不是花

有時候，一句鼓勵的話語，彷彿一雙神奇的手，能給懵懂迷茫的少年的心扉插上飛翔的翅膀。

40年前，我在分鄉南亞小學唸書。那時的我，還是個十來歲尚不知事的孩子，一直居住在偏遠狹小的家鄉魏家坡，連40公里外的縣城小溪塔都沒去過。那年春天，小草剛被融雪洗出鵝黃的芽尖時，聲如洪鐘的語文老師徐成虎先生邊講課邊告訴我們說，我們要接受全縣小學畢業統考，成績優秀的學生將被選拔錄取到分鄉初中讀書學習。那時縣下面是區，當時的分鄉區包括現有的分鄉和黃花兩個行政區劃的區域。分鄉初中是重點中學，令許多和我一樣在破舊的教室裏做着夢的小學生嚮往。

聽到徐老師傳播的消息，我們既興奮又擔憂，興奮的是終於有了到重點中學讀書的機會，擔憂的是我們這些山裏的孩子能考得過集鎮上街上的孩子嗎？內心的忐忑寫在臉上，畢竟我們都是這孩子，心裏一點兒都藏不住事兒。身材高大卻又和藹可親的徐老師看出了我們的憂慮，意味深長地問：「你們常常上山去砍柴下田去栽秧，誰能說出一種不會開花的草？」說完，就微笑着靜靜地耐心地等著我們回答。老師循循善誘，從不直接灌輸答案，無論是單一的線型的

在一起，享受快樂的時光。高蹺隊排練的時候，經常傳來笑聲。有的隊員動作不熟練，踩起高蹺像笨鴨子一般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不過不要緊，練上一個月，人人都成了高手。這些鄉鄰們，在田裏幹活兒是好手，踩起高蹺來也不含糊。臘月裏，每天都會聽到村裏的鑼鼓聲響起來，讓人感覺到年越來越近了。

臘月裏的民俗多種多樣，讓人眼花繚亂。村東的人忙着排練高蹺，村西的人也不閒着，他們要排練舞獅，準備在春節時一展身手。村中的戲台早早搭起來了，臘月裏唱大戲，一直是我家鄉的習俗。唱大戲最能烘托氣氛，男女老少齊聚戲台下，看着戲台上演繹的精彩故事，感受着臘月的喜慶氣氛。鄉鄰們一年中忙忙碌碌，終於可以在臘月裏稍事休息，把日子過得悠閒一些了。看看戲，趕趕集，湊湊熱鬧，臘月裏人們的腳步都慢了不少。

臘月這首抒情詩，是一首長長的詩，還分好多個篇章呢！臘八算是比較重要的篇章，這一天家家戶戶都要熬臘八粥

吃。一碗暖暖的臘八粥裏，已經有了年的味道。「小孩小孩別別饑，過了臘八就是年」，接下來的日子，人們幾乎每天都在「忙年」。說是「忙」年，其實一點也不忙。今天買點臘肉，明天做點豆腐，後天殺年豬，每天都有事做，但並不著急，為的是把幸福的時光拉得長一點，再長一點。人們準備過年，享受一段幸福安閑的時光。一年中再辛苦，有這樣一段幸福時光就足夠了。

臘月這首抒情詩還在繼續，各種民俗一一登場。殺年豬，趕年集，蒸年糕，蒸饅頭，灌香腸，做臘肉，燉羊肉……每一項都很精彩。民以食為天，很多事都與吃有關。吃着吃着，樂着樂着，就到了臘月二十三。小年到了，臘月這首抒情詩來了一次小小的高潮。人們買糖瓜，祭灶神，感覺年立馬就到了。

到了大年三十，家家戶戶都要把屋裏屋外再打掃一遍。人們貼春聯，掛燈籠，張燈結綵來迎新年。臘月這首抒情詩，來了一個精彩亮麗的收尾。臘月過完，年就來啦！

山坡上的草也是一種花啊。徐老師語鋒一轉，輕輕地撫摸着我們的頭，慢而重地說，無論生活在哪裏，山上亦好，街上也罷，我們和其他人一樣，都是一種草，也都是「一種花」。他再三地苦口婆心地要我們好好地記住，沒有一種草是不會開花的，再美的花也是一種草。徐老師說完，就一直微笑着望着我們，好像我們就是那些會開花的草。

幾十年過去了，當我從偏遠的鄉下走進城鎮裏的專業學校，當我從鄉村稚嫩的孩童成為城鎮繽紛社會的一員，當我從七拼八湊堆砌成一篇文字到下筆千言一氣呵成時，當我面對鮮花和掌聲時，我從不自卑，也沒有浮躁過。我知道，小草也會開花，花也是一種草，不用憂愁，也不用悲傷，任何一種微小的事物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和存在的方式。就像清袁枚在小詩《苔》中所寫的一樣，苔花如米小，也學牡丹開。即使細小低微，也有盛開的願望和權利。

我是小草，也是苔花，每當春風拂過，我總會情不自禁地想起老師的那句看似不經意的話，沒有一種草是不會開花的，而每一種花也是一種草。草和花之間也沒有必然的界限，即使小草再卑微，也會開花；花開得再艷麗，它也是一種草。